

西征記

三衢盧襄替元

予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為天地中最靈物
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
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
如鹽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
長游遠躡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南窮
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
頂摩太清轍聚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予者

易出膜
氏大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
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
是不足廣吾習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董齊
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闈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
於日月出沒之際煙霞斂散之表况宇宙中可
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
之巖從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啣壁而來
歸者乎過岷峨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
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
禹會諸侯之感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凄凄

者乎過瀟相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
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嶠函而思秦以虎狼
之強而自爲楚齒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
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
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
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
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爲
蒼生時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
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
異狀陣雲回鴈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



大邑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
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
哉去年秋舉郡記鄉老里大夫推子爲冠今年
求試春官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
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槩前賢之遺蹟
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略尚有
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
中云

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泰伯句踐之故墟
有鑿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

會也獨衢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
定曰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
直壓其首如渴螭怒鯨奮迅鬣鬣奔而衝水之
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顓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
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予恨斯人之不復
見乃作招仙之詞歌而招之曰

桐君歸來兮仙馭遠遊將何之寧不欲朝玉
京兮升紫微戴日月之冠兮披紫霞之衣佩
蒼精之龍兮餐玉田之芝友王喬與蕭史兮
儼霓旌玉佩而威蕤何如歸來猿鶴慘兮怨



空山川壑寂兮松桂閑胡不拂袖愧兮聞作
開雲關藉芳草兮歌幽蘭庶乎游山之人可
以往還

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
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鬪馳秀壁
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峯特標
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爲塵垢中客者一過
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爲豎使人有芥視功名之
意乃作詩以高之曰

無欲戴蟬冠蟬冠械我首無衣披衮衣衮衣

囚我身貧賤自閑暇功名多苦辛君不見大
將軍功盖天地一朝餓死垣墻裏又不見穰
侯貴歷咸陽都朝爲卿相暮匹夫爭如春風
秋月一竿竹萬古溪山看不足勝他宮殿鎖
千門細草新蒲爲誰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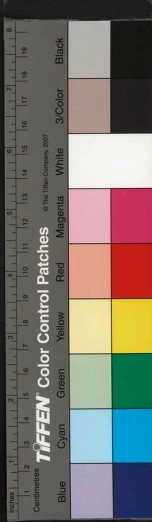
目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
二峯屹然孤立頃聞巨聲轟磕驚裂地軸如雷
霆之奔擊萬軍之決怒天吳爵躍水怪萬狀擁
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竟尚含屬鏤之怨
怒而激爲此平抑江神海君以謂不如是不足



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爲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忠竭義骨感激發憤欲身存國家讒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有不幸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弔之曰

姑蘇臺上麋鹿游斷烟荒草令人愁姑蘇臺邊少行迹宮殿無人土花碧當年伯業幾英雄轉首都歸血刃中利劍一朝尸壯士白楊千古號悲風吳王羞歸九泉裏西施空似桃花美子胥雖死過生榮越人却是奇男子自浙江艤舟古峴下登其上曰杭州橫控列城

爲國大藩乘熊軾而建隼楨者必王公大人非州刺史郡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南海賈舟車輻湊犀貝魚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盤其腹天隱聳其臂胥丘卧其背樓臺上下如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粵之舊俗也水犀射手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玉渠虛臺廣榭者錢氏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向左瞰太湖一望千里篙工柁師風謳雨吟征



人動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去
國扁舟五湖者鴟夷子之遠遊也葦羹半糝鱸
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與屬雲
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
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
之詩曰

舟繫小橋揚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

向烟波老伯業功名一掃空

謂鴟夷也

鱸膾色鮮盤玉縷葦羹香滑煮龍髯可冷水

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

謂季鷹也

醉夢幾經芳草渡吟竟飛上月明樓散人已
出形骸外句作鄉聲效楚囚謂魯望也

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予求其所謂姑
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
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
效戰國競僻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
府亦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
踐之嗜膽俯取忠言却西子而不顧斬宰嚭以
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睛不
抉矣言訖涕數行下子亦悵然而悲父老作歌



鳴鳴予和之曰

秋風起兮鴻鴈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弔往古
兮一露衣

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
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山見巨浪拍天鯨鯢
出沒蜃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
紛紛絃絃不可名狀遂沿揚子江至儀真曰真
州見江臯有巍然古宇長廊復壁間有所謂小
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地盤旋机案上朱麟火
髯目莽莽有異光尸祝指曰此非蛟螭蟻蝎之

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怒則搖撼
坤闢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儺舟而禱者袂相
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
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
長劍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
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
滅項籍斬成安君泝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
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
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烏盡弓
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



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召安時
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故爲詩以傷之曰
登壇當日拜元戎楚漢都歸指掌中王氣未
消咳下敵將星已落陣前功高名紫宇千鈞
重冤血青虵一縷紅尚有彎刀薦牲酒斜陽
煙對泣秋風

自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
寶宇連懷曲榭雄視耿耿以窮土木之壯麗浮
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環貝絕毛血騰踏道路動
以萬計亦靈德斲懾於民而歸依乞憐者如是

多也更念汴水者出於崑崙黃河之源獨浪奔
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久
則與俱如涇渭然遂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
關使達于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柰何錦帆未
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
手于唐龍舟鳳楫鼓枻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
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舻相
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
下者天以隋爲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
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賦詩以哀



之曰

昆侖一線破蒼厓
辟歷飛聲赴地來
煬帝截教淮水斷
巨靈羞劈華山開
桃花漲滿通西洛
竹箭奔流逐吹臺
午夜月明楊柳岸
空餘風咽笛聲哀

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之地也昔胡羯梟鳴腥我嵩岱哆然四顧有橫吞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扼東南咽喉以江淮才用濟中興非古烈丈夫疇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南霽雲之

嗜鳴也古木蒼瘦怪石孤聳意者雷萬春之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飛則侍童之精魂猶存也為之歌曰

胡兒倚劍摩崆峒
范陽兵火燒天紅
潼關失守大將死
鑿與播遷岷峨中
貔貅兵甲照冰雪
戈頭盡是生民血
鯨海揚波魚鼈腥
中原盡作天山月
二公擐甲怒攬槍
極聞軍前皆皆裂
食窮愛妾膏斤斧
愁感蛾眉氣如縷
花鈿寶髻誰復收
壯士相看泣如雨
霜刀扶齒



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填溝壑
不得生榮有李郭論功初入鷓鴣樓圖形已
入麒麟閣

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
以經世之略出爲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
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翻然從赤松子游可
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僥倖一擊之勝以不貴
之軀填餓虎只是與軻荆聶政朱亥郭解輩同
爲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鶩
脫軒冕如勞徒則其所得有大過人者不知絕

粒茹芝挹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
謂黃石公者吾意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
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无恙乎鄙夫漢庭之臣
甘心鼎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
游也子爲作招隱之詩庶幾其來曰

有玉人兮山之隅騎蒼龍兮歌步虛薛荔衣

兮女蘿裾瓊瓊趾兮披玉書朝玉皇兮游上

都擗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

又歌曰 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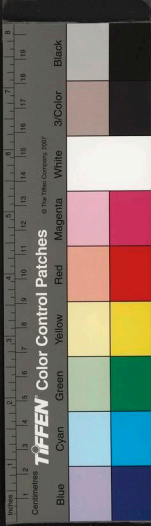
留兮緇塵染子素衣胡不讀青苔之篇兮歌



白雲之詩玉書金簡號仙籍兮留芳名其度
幾然後左蒼虬而右青螭飛羽蓋兮張旗黃
鵠引兮崑崙池汝將捨此兮安之

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爲豫周封爲魏
卽鄘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爲開封府是謂京
師也思昔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
九江舞陽接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
會集焉昔之鋒鏑交加兩虎並隅而相睨轅門
刁斗羅黃戰而擁干刃以備掩襲之虞者今則
萬方之王帛越焉昔之荒蹊斷塹徑隄狐兔之

窳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閣正玉繩
而方紫極焉昔之白葦蕭蕭有螭頭馬鬣之象
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
戲而競娛樂焉以至虞詔夏葭機琴瑤鐘者太
常作也神虬龍馬氍毹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
河圖赤鴈白魚者瑞物寶也丹禁紫宇格龍裂
羆者上林樂也黑鞞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
戰士驕也飛廡連榭居人繁也輦金橐王大賈
至也樓櫓相望雉堞新也法象穹極帝門隆也
鵠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朝也環流



積籛置博士而列羣書則庠序之設嚴也重研
負笈起草萊而叩帝闕則羣賢之樂而來游也
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
冲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柝之手與夫芝房寶鼎
之作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
曳裾金馬門下出入承明廬中圖迹於賢公卿
大夫之列庶幾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
尚能賦之覆瓿魏貴紙價詎可必哉庚辰仲春
元日記
西征記終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撰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
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
判官莫倫赤市塩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
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二
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
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
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
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

